

在路上

财经体验三部曲之一
黄恒◎著

逃庄

幕后操盘手**现身说法**——**重重黑幕**
——拉开庭市背后的

北京出版社

在路上

财经体验三部曲之一
黄恒◎著

逃庄

幕后操盘手现身说法
拉开股市背后的重重黑幕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庄 / 黄恒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00-07612-7

I. 逃…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952 号

逃庄

TAO ZHUANG

黄 恒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富 生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 16 开本 19 印张 302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07612-7

I.1044 定价: 36.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在路上》是什么？

首先，《在路上》是一部小说，作者是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1922—1969）。尽管故事的叙述稍显凌乱，但情节并不复杂：

一群青年男女四处奔波，他们沿途寻求各种各样的刺激，制造各种事端。隐藏在这种表象下的却是他们对个人自由和信仰的苦苦追寻，尽管这种追寻的过程有时逾越了道德甚至法律的界限。他们迷茫、彷徨，对现实和未来没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他们是一群勇于面对现实的青年，他们用身体去检验和实现内心期盼的无限自由而没有选择逃避。

这恰恰暗合了现代职场人士的心境与现状：同样的迷茫与彷徨，同样无法逃避，同样充满了对自由与快乐的强烈企盼。

其次，《在路上》是我们系列图书的名字，包括《抢单》、《博傻》、《逃庄》以及我们后继即将推出的一系列作品。

许多初入职场或已在职场打拼多年的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惑，都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且最终在各自的努力下，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其中肯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这是个千篇一律的过程，在体味小小成功的同时，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迷茫、彷徨和痛苦的求索，然后是成功的喜悦或失败的遗憾。如此循环往复。这种探索与开拓的过程因为太多的盲目性和缺乏必要的指导而遍布荆棘，于是我们自然地想到：一定有某种方法或途径能帮助我们减轻摸索过程中的痛苦，指导我们避开那些前人经历过的曲折与困惑，少犯那些现在看来近乎可笑的错误。

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个词——经验。许多成功的经验已经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把握这样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经验也许无助于创新，但至少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失败，减轻失败的痛苦，让我们少走弯路。这就是经验的价值。

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后来者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这也是《在路上》系列图书策划的缘起。

我们将一系列图书定位于职场人士，力争为读者奉献那些最有价值的经验，帮助读者减轻痛苦、绕开歧途。相信随着对《在路上》系列图书的不断了解，你将发现我们的良苦用心。

《在路上》是一种选择。选择《在路上》意味着您选择了一种阅读方式，意味着您选择了一种学习方式，同时也意味着您选择了一种工作方式和一个交流的平台。

时代在进步，每个职场人士都应与时俱进。《在路上》将紧跟时代步伐，以系列图书的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就像我们的编写方针所阐释的：**为职场人服务，伴职场人成长。**

最后，《在路上》还是一个口号，一个宣言。这个口号或宣言引领我们努力向前，为实现人生的价值而奋斗，就像杰克·凯鲁亚克在书中说的：**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这是一个神奇的时代。那些正在经历挣扎、彷徨与痛苦的人们，必将成长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衷心期望《在路上》系列图书能够为奋斗在职场上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帮助。

此为《在路上》系列图书的缘起。

编者

2008年12月

目 录

1	001
2	011
3	021
4	033
5	041
6	049
7	057
8	067
9	077
10	087
11	095
12	105
13	117
14	127
15	137
16	145
17	155
18	165
19	177
20	185

21	193
22	203
23	215
24	223
25	233
26	241
27	253
28	263
29	273
30	281
31	289

后记	295
----------	-----

逃



袁非松开陈红梅，看着她眼泪汪汪的样子心里不由得一阵疼痛。他咬咬牙对陈友文说：“陈伯伯，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无用，我全部资金只有4万块钱，现在我把它全部买成股票，就买凌桥股份，您看怎么样？”

Tao Zhuang

庄

公元 1994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

陈红梅跟父亲通过电话以后，脑袋里空荡荡的，许久才明白 30 多万元没有了。

父亲挣点钱也不容易，厂里这两年每况愈下，本想在火爆的股市里搏点流动资金，现在可好，连厂子的固定资产都输出去了。

陈红梅从皮包里拿出几张卖单，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给好朋友刘长平打了电话。刘长平作为一名旁观者，在股市狂泻的第二天就叫陈红梅平仓，而她却要请示父亲。父亲当时认为国庆节前最后一天一定会有反弹，谁知这个美好的愿望被“明年将取消‘T+0’”的传言击溃了。

“长平，我老爸叫我把股票全卖了。”陈红梅忍着泪说。

“已经暴跌这么多……全部卖掉是不是有点走极端呀？”刘长平在电话那头说。

“昨天，我爸的一个朋友来电话，说股市有可能崩盘。他当时听了一脸铁青，什么也没说，直到刚才才来电话叫我卖股票。”

“唉，老爷子看来是顶不住了，你就照他的话办吧。”

“好吧，我现在就去……”

“喂——”刘长平叫住陈红梅，说他堂兄刘长青从海南回来了，要她晚上去一趟刘家。

“真的呀？我晚上一定过来！”陈红梅大声说，眉头舒展了不少。她挂了电话，慢慢填好卖单，轻轻抹掉挂在眼角的泪痕，去隔壁的报单处下单。走在狭窄的过道上，她看见了大厅里的袁非。

九州证券戈乐区营业部设在区体育馆内，大户室搭在室内篮球场边，出门就能看见下边的散户大厅。股市暴跌的前两天，上证指数在横盘，陈红梅心情

郁闷便走出大户室。她站在栏杆边看见下面的散户三五成群地在讨论或争论着股票走势，其中一位中年人正在高谈阔论。陈红梅不由自主地来到散户厅。她凑过去听见这位“股评人士”说本轮大行情，上证指数最低也要看到1200点，有可能要冲到1500点去。

陈红梅在业余股评家的话外听见一位老太太在问身边的年轻人，可不可以再买一些股票。年轻人大声说：“我可没这么乐观明天会反弹起来，半仓以上最好减磅操作。”

陈红梅的心猛跳一下，她侧过脸去，恰好遇上年轻人一双贼亮的眼睛透过眼镜片看着自己。她生平最讨厌这类好色之徒，便撇撇嘴转身离开人群，上楼回了大户室。

第二天，上证指数重新回到900点，全天的上攻势头都还可以。但在收市前半小时，指数掉头向下，量也随之放大。陈红梅忽然觉得背后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在看着自己。她没有请示父亲便把手里的2万股浦东金桥全部抛了出去。陈红梅看着成交回报心里发虚，因为上证指数很快止跌，几乎以全日的最高点收市。她看看卖出股票的成交价跟收市价相差整整3毛钱，也就是一时冲动已经做亏了6000元。那双该死的眼睛！还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呢。

陈红梅回家向父亲如实汇报了交易情况，父亲把她臭骂一通。最后他说：“连香港人都讲上证指数在不远的将来可以上到2000点，今年年底冲上1500点绝不成问题，今后不准再擅自操作了！”

接着的一天，上证指数高开10个点便一路下行，一天跌去70余点。陈红梅跟几个大户去问证券营业部的总经理，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样没理性的暴跌。总经理告诉他们，上海那边有大利空在流传，要他们明天最好卖出部分股票。

陈红梅第二天没能卖出一股股票，因为她必须请示父亲，而她父亲坚决不同意，还骂她神经过敏。

国庆节后的第一天，上证指数又跌落80多点，跌得满地都是“廉价筹码”。临收市前，她父亲叫她把2万股浦东金桥买回来。

陈红梅照父亲的指示买了浦东金桥，可心头跟几天前卖出这只股票时一样有点发憊。她在收市以后路过散户厅时，看见那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在跟几个股民谈论着什么，便犹豫地走了过去。她听见他说：“连着三个交易日，指

数跌去 200 多点，跌幅近 30%，明天可能会有一次像样的反弹。”

“大专家，你说反弹高度有多少？”旁边有人问，听口气有点戏谑的成分。年轻人看看陈红梅，没理会他言语上的不敬，认真地说：“我认为应该是这次跌幅的一半，100 个点，在 800 点左右。不过，保守些可以在 770 点出货。”

“如果再跌怎么办？”陈红梅问。

年轻人看着她，脸上似乎带着一丝忧郁，说：“这次反弹以后，如果再跌破今天的低点，那就只好夺路而逃，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

年轻人说完向门厅走去，陈红梅跟上去说：“我下午买了一点浦东金桥，没什么问题吧？”年轻人说：“今天买应该没什么。”陈红梅又问他买股票了没有。

“我买了五手凌桥。”年轻人说着竟把委托回单递给她。陈红梅诧异地接过回单，瞟了一眼单子上的名字，说：“你叫袁非，这名字好。我叫陈红梅，我们就算认识了。我是一个新股民，以后还请多关照。”

“你在楼上，消息来得比我们快，该请您关照才对。”他们一道走出证券营业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由于两人都没想到该说什么，便客气地分了手。

陈红梅此刻在过道上看见袁非，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依靠着的感觉。她手里捏着卖单快步下楼，来到袁非身边急切地说：“我老爸叫我在集合竞价把股票全抛了，你看怎么办？”

袁非要过卖单看了看，说：“几十万的股票，我一个小股民，怎么讲？”

陈红梅咬咬牙：“你说怎么办，我全听你的。”

袁非心头涌起一阵冲动。半个多月来，他每天都早早地赶到营业部，站在楼梯口附近，看着这位年轻的女大户风姿绰约地上楼去。金钱与外貌上的悬殊，使他不敢有非分之想，还只是停留在远观阶段，但今天居然……袁非摇摇头甩掉脑袋里的杂念，问她有没有透支。

“大约有 30%。”陈红梅低声说。

袁非看看传呼机上的时间，把卖单交还陈红梅，要她把凌桥股份留着，其余的统统卖掉，价格再填低一点。陈红梅二话没说，急忙转身去卖股票。袁非看着她的背影，为自己的胆大妄为奇怪。后来他静下心来细想，觉得自己有点自私，当时也许是想赌一把，反正赌输了也不会有一点损失，如果成功了，肯定会跟陈红梅走得更近一些。

上证指数低开 20 个点，陈红梅的股票顺利成交，她回到袁非身边轻松地说：“全部成交了！谢谢你，要不是你叫我把价格再填低一点，真还得撤单重来。”

“别说谢。”袁非看着快速下跌的指数说，“也许……不该叫你把凌桥留下来，大盘的抛压太重，黑云压城，真压塌就糟糕了。”

陈红梅一惊道：“你是说可能崩盘？”

袁非咧咧嘴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不会让股市崩盘的。”

“指数从 900 多点下来，5 个交易日跌去 300 多点，这样的情形以前有过吗？”

“我做股票也只有一年时间，还没有遇到过，一点经验都没有。不过，以前好像有过这样大幅度的急速下跌，几天时间跌了六七百点。”袁非摇摇头，接着说：“国内股市完全是一个政策市，投机气氛太浓。这次股民们损失不小，前段时间赚的钱，差不多都赔出来了。”

“我们是 500 多点入的市，十几天前还赚了 10 多万，现在倒亏 20 多万，投入的 50 多万只有一半了。”陈红梅说着鼻子发酸。

陈友文给女儿陈红梅发出清仓指令后，坐在厂长办公室的大椅子上发呆。小秘书苏小玉进来给他泡了一杯茶，小心翼翼地叫了声：“厂长！”

苏小玉等了半天，陈友文才有了反应。他望着秘书，眼睛里还是充满茫然。苏小玉只好大声说：“厂长，师范学院那批教学椅和条桌，要您亲自去签合同，我刚才已经答应下来了，说您 11 点去他们那儿。”

“几万块的合同也要我亲自去，他们想干什么？”陈友文回过神来嘟哝道。

苏小玉低着头说：“可能是想让您请客吧。”

“我说小苏呀，你就不能想法子让我不去？”陈友文叹口气说道。

苏小玉赌气地伸手去拿电话准备拨号。陈友文对她摆摆手说：“算了，小苏，我们一起去。”

陈友文开车上了大道，现在是 9 点多钟，道路有些塞车。他把着方向盘看看身边的苏小玉，心里嘀咕着：“‘小苏’？我今天可是‘大输’！很好的一个女孩子，怎么姓苏？”

“喂，我叫你小玉行不行？”陈友文望着自己的秘书说。苏小玉诧异地看看厂长，脸红红的没言语。

陈友文摇摇头说：“小姐，小苏同志，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知道我在做股

票，嘴里经常叫‘输’，不输才怪呢。”

苏小玉委屈地低下头去，半晌才说：“我可以走。”

“可以走？去哪里？”陈友文斜眼瞧着她说，“被领导讲两句就要离开，你以为这是在家里呀！小姐，找一个好工作不容易，到了社会上就要学会忍气吞声。想当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工具箱，沿街去问有没有人打家具，有时候十天半个月都没活干。遇到蛮横的主，被人骂是常事。你们这些青年人呀，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陈友文掏出一支烟，苏小玉用打火机替他点上。他深深地吸着烟接着说：“1979年开始流行打沙发，那时的沙发很简单，垫子是用弹簧加竹绒或破棉絮做成，全是单人沙发，面料有一块阴丹士林布就不错了。开始的时候，一般的木匠都不会做，市面上又没有现货卖，大家想买也没地方买，请我做还得预约排队。我帮别人做了一段时间，觉得拿点工钱太吃亏，于是自己买了些木头和布料，找朋友在厂里拿了一些钢丝，再在废品站弄了一板车破棉絮，跟老婆一起在家里做起了沙发。我们家在郊区，靠近农村，公社管不了，街道也没人管。这样做了一年多，直到‘沙发热’冷下来也没人来过问一下。想来真是好，不用办执照，不交管理费，也没有什么苛捐杂税，生产的产品还供不应求，真是好惬意！”

陈友文从过去的“惬意”里回过神来：我今天是怎么了，跟身边的新秘书讲了那么多过去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女儿把股票卖了没有？他打开手机给陈红梅去电话，电话是管理员赵小姐接的，她说陈红梅不在大户室。陈友文顺便问了一下上证指数，赵小姐告诉他已经跌到593点了。

“600点也破了，真的快崩盘了吧？”陈友文自言自语着。

袁非整个上午都跟陈红梅在一起。收市的时候，他看凌桥股份跌了一块多钱，觉得自己的建议让别人损失2万块钱心里有些内疚，于是主动请陈红梅一道去吃午饭。两人在餐厅里找了位置坐下，袁非让她点菜。陈红梅看着菜谱一点食欲也没有，为了不影响袁非的胃口，她装出轻松的样子点了几样家常小菜。

袁非看着面前的陈红梅，觉得世事真是无常。几天前还是可望不可及的女孩，现在却和自己坐在一桌吃饭。袁非此刻很感激那些砸盘的大机构，不是他们舍得筹码，怎么会把她推到自己面前，让他认识这个好似梦中的女孩呢？

“袁非，你认为会不会真的崩盘？”陈红梅担心地再一次问道。

“不会。”袁非认真地说，“世上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股语有言说，‘多头不死，下跌不已。’从上午的成交回报看已经没人敢抄底。我感觉离底部不远了，下午就有可能止跌。”

陈红梅见他说得头头是道，羡慕地说：“你这么会做股票，一定赚了不少吧？”

袁非听了这话一脸苦笑，他说：“我是去年年底进入股市的，那时，没有一个朋友在炒股，买进卖出都是稀里糊涂。开头赚了一点小钱，后来大部分资金被套住，明明知道大势不妙也不知道割肉，从900多点一路套下来直到300多点，3万多块钱的股票只剩1万元。8月1日大势反转，头一天就涨了100多点。那天我只顾着看热闹，没有买一点股票，第二天回档又没敢杀进去，第三天在500多点追进去，已经踏空200多点。由于熊市思维扭转不过来，大盘在两次冲击777点失败后，我把手头的股票全部清了仓。上证指数冲过800点，我投入的资金没有超过一半。你说2万元的本钱能赚多少？”

“到底赚了多少钱？”陈红梅笑着问。

“总共赚了7000块钱。不过，手里的五手凌桥股份已经亏了1000多元。”袁非叹口气，说：“这次由于仓位不重就有些大意，想来真不应该。”

“你解了套，还赚了几千块钱，有百分之十几的利润做得算好的了。”

袁非在冷盘上桌后要了两瓶啤酒。他倒满一杯酒递过去，陈红梅没有推辞接在手里，两人愉快地一道为股票止跌干杯。

陈友文陪客户吃过午饭，叫苏小玉把合同带回厂，自己一个人到了证券公司。他走进证券大厅，看见行情显示屏上的上证指数已经跌到567点，再看看上午叫女儿抛出去的几只股票，每只股票都有两三元的差价了。他有些幸灾乐祸地来到大户室，想看看几个熟识的股友现在的表情，可他有些失望，他们也是在幸灾乐祸。

陈友文站在门口，没有看见女儿，他拍拍靠门边站着的一位中年人的肩，说：“老钱，货都出完了呀？”

钱晓康回头说：“我们的股票在800多点就卖光了。陈老板，这几天忙啥去了？”

“厂里事情太多，脱不开身。”陈友文轻描淡写地说。

“这几天能有什么事比股票还重要？”钱晓康知道他在900多点判断失误，

不好意思再来大户室，把整个烂摊子交给女儿打理。

陈友文脸上无光，说：“股票嘛，有我女儿就行了。老钱，我家红梅在哪儿？”

“你那宝贝女儿上午拿了几张卖单出去，然后就一直没回来过。”钱晓康说。

“我看见她在散户厅跟一个小青年在一起。”坐在对面的侯峰站起来说。侯峰三十来岁，年龄不大，股龄却是他们当中最长的。这人从站在街边收国库券干起，在去年炒职工内部股中发迹，做起股票来“快”、“狠”、“准”，这波短暂的牛市行情，他的资金翻了两番。

侯峰长着一个大脑袋，一双小眼睛常常东张西望，特别喜欢嘲笑别人，也喜欢像狼一样嚎叫，大户室的人大都讨厌他，可又不得不佩服他是一个真正的股票炒手。因为当侯峰像狼一样嚎叫着评判股票走势的时候，他的观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特别是这次对头部的判断，使大户室的同道们受益匪浅。

侯峰这么照顾大户室的同伴，完全是为了在陈红梅面前显示自己的能耐。他一直对陈红梅殷勤备至，有小道消息或对行情有肯定的看法，都要凑过去在她耳边小声地说给她听。而陈红梅呢，她非常反感侯峰的这些动作，常常捂着耳朵躲开他。如果她听得进侯峰的话，陈家的股票也许就不会被套在900多点了。

“陈老板，”侯峰点头哈腰地说，“我从成交回报上看见您女儿把鞍山信托和浦东金桥抛了出去，不知道她照您的话把股票卖完了没有？”

“还有凌桥股份，你看到没有？”陈友文急切地问。

“没有，可能是下面那小子叫她不要卖。”侯峰早上偷听了陈红梅的电话，中午又去报单小姐那儿查过她账户的交易情况，知道她执行父亲的指示打了折扣。他上午看见陈红梅跟袁非在散户厅就有些眼红，中午碰巧又遇见两人在餐厅一起吃饭，心里就开始恨上袁非了，此时是趁机发难以解心头之恨。

陈友文气急败坏地来到散户厅，找遍了大厅也没有发现陈红梅。他正不知如何是好时，看见女儿跟一个个子不高、斯斯文文戴眼镜的年轻人从门厅进来。他迎上去便问：“凌桥卖了没有，2万股凌桥股份？”

陈红梅看着怒火中的父亲，头皮一阵发麻，赶紧低下头去。陈友文心头凉了半截，想揍女儿一巴掌也使不出劲来。他举着手挥了挥，叹口气说：“你，你还不快去卖掉！”

陈红梅眼里噙着泪赶紧去执行。袁非伸手拉住她，摇摇头说：“不要！凌

桥现在接盘肯定很弱，你们的2万股打进去，会打穿好几块钱价位。”

陈友文在一旁对袁非大声吼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拉着我的女儿！”

袁非松开陈红梅，看着她眼泪汪汪的样子，心里不由得一阵疼痛。他咬咬牙对陈友文说：“陈伯伯，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无用，我全部资金只有4万块钱，现在我把它全部买成股票，就买凌桥股份，您看怎么样？”

陈友文脸颊上的肌肉跳动了一下，眼里有了些许神采，他盯着袁非点点头说：“你行，你小子真行！”

袁非掏出一张红颜色的买单，当着陈友文的面填上股票名称和账户号，然后快步向报单处走去。陈友文眯缝起眼睛望着袁非的背影问女儿：“你跟这傻小子认识多久了？”

陈红梅低着头：“嗯——他叫袁非，我昨天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并不怎么熟。”

“昨天才知道名字！”陈友文不相信，不过，他现在关心的是股票，他挥挥手对女儿说：“走，去看看那傻瓜在什么价位买的凌桥。”

